

第二十四回 禪室話前盟雙星會合 芳園留勝跡三美團圓

詞曰：

今夜團圓月，幾度經殘缺。苦盡甘來，嚴寒難受霜和雪。上苑重逢，對玉人兒，把前盟申說。舊恨都拋卻，最怕祇傷別。贈詩投帕，信傳金盞，中間波折，愛憐兼激烈。駐春園演出，許多情節。

右調《灼灼花》

卻說吳夫人聽生所說，喜自天來，又道：“但不知賢婿因甚得以改名換姓？”生便將前情說知。生亦問及吳夫人起身之後，曾夫人託身於誰，雲娥何在。吳夫人便將曾夫人寄寓白梅庵說了一遍。生聞言，悲喜交集。便道：“詣闕懇恩，即刻兼程上疏，或能解免，重得團圓。”說完，命司墨扶吳夫人登舟而回。

生於次日，開船進京，一途而至。連忙見了歐陽生與翁刑部，說知此事。遂一同上疏奏聞：前與吳綠筠聯姻，後以播遷未娶。聖上見有翁刑部作證，且有內翰歐陽生同奏，遂下令免吳綠筠進京，即放歸家，與李之華擇吉合巹。後究圖害綠筠，係前工部尚書周謙，即時命下，擬以欺君之罪，姑念老臣，罰以遣戍。生同二人謝恩而去。

恰好吳夫人亦到，聞知此事，好似雲開見日，死裏得生，不勝歡喜。生遂命管家即刻送吳夫人、綠筠小姐到嘉興，順路迎接曾夫人並雲娥小姐與愛月同回，不可更住金陵，恐有仇人，別生枝節。遂命墨奴、司墨同慕荊先送吳夫人起身，即日別去。生仍在京師，復與歐陽盤桓數日，乃別翁刑部而去。一路不勝赫奕，幾日即回至浙江不題。

卻說雲娥，自別綠筠之後，日覺無聊。一日在亭中看花，忽見小尼自外而入，向曾夫人道：“吳夫人與綠筠小姐已到庵外，車馬耀人。”曾夫人與小姐聽說，忙出相迎。見油車奕奕，前面有欽賜完姻大牌兩面，清道嚴肅。須臾，果夫人郭氏、小姐綠筠下車，直進庵中，大家相見。曾夫人與雲娥小姐因說道：“今日之來，似從天降。”

少頃，乃坐下喫茶。忽見墨奴領著一班管家對曾夫人、雲娥小姐磕頭說道：“太夫人喜，夫人恭喜。”曾夫人與雲娥小姐心中不解。須臾，王慕荊亦進來，對曾夫人道：“老夫人、嫂嫂在上，容王慕荊見禮。”曾夫人與雲娥小姐連忙答禮，禮華出去。雲娥與愛月細認，似是紫墨嶼舟人，何以同來？大家皆不知此中曲折。吳夫人與綠筠小姐未肯說明，曾夫人乃潛遣小尼到庵外一查，說是李翰林大人欽賜畢姻，遣搬家眷。曾夫人與雲娥小姐尚是不解。直到是夜，吳夫人與綠筠小姐歸了僧房宿了，纔將與生相遇及改名李之華、後乃得官說了一遍，大家喜不自勝，互相慶賀。

是夜，慕荊與各管家亦在庵中歇宿。到了次早，忙備了大轎二乘，請曾夫人及雲娥小姐動身。曾夫人不舍前婢惜花，與老尼姑說明，帶之同去。老尼祇得領命。吳夫人捨銀二百兩，整理尼庵。辭別尼姑，共向嘉興而去。

不數日到了嘉興，共入生家居住。墨奴乃與舊時管家重新閱閱。雲娥小姐與愛月邀同綠筠小姐到了駐春園觀玩。但見花草依然，不改舊時眼界。雲娥因對綠筠道：“祇為此園迫近所居而成好事，受了多磨。今日得返故園，真成望外。”

須臾，二位夫人亦來園裏。曾夫人因對吳夫人道：“當日舍弟之家與此園相附，老身昔日寄居府內，一帶高樓，景致頗好。今日府第已墟，亭榭灰燼，令人憶故，頓覺傷心。”吳夫人道：“即今世態難於意料，老身尚非借庇，安得生還完聚？且喜黃郎及第，雙娶而歸，使我二老得所依棲，可以無憾矣。”綠筠小姐亦道：“倘非今舅高樓俯此，我姐妹焉有今日！”大家歡喜起來。

不數日，生亦抵家。恰好過了三日，便值吉期，三人雙雙合巹，向北謝恩，而完好事，兩兩和諧。自是生與二位夫人，日夕以作賦聯詩為事。因感愛月前情，收為側室。又感王慕荊負俠相救多年，以還俗尼師一水，即惜花，贈之為室，即在黃生府上合巹交歡，住居不去。司墨、墨奴亦相繼畢姻。

未幾，而葉總制亦以奉赦回朝，旨以蘇廷策誣詔罪，亦發戍邊。葉總制回朝，遂乞假歸家。即於舊居，重新府第，與生第宅俱見輝煌相映。而雲娥小姐亦往慶賀，不勝歡喜。

生後官歷禮部，乞疏復姓，欽賜歸宗。曾小姐封為淑慧夫人，吳小姐封為淑貞夫人。子孫相繼登第，至今相傳有五代尚書推李黃族云。

後人有詩贊曰：

於今歡合歷千磨，情種心苗惹事多。
鉤隱巧從閑裏下，珠遺急向錯中搓。
癡來豈惜為廝卒，幫村還須仗素娥。
留與詞人加藻繪，氍毹毼上洽笙歌。